

雍正剑侠图
(五)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216.8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176.40 元

目 录

第三十回	铁善寺暗伏十绝计 战月台双猛杀四寨	(1)
第三十一回	洪玉耳智烧老阎成 西方侠掌打济源僧	(29)
第三十二回	铁善寺群侠战济慈 白玉虎大意丢龙批	(57)
第三十三回	小侠客风雪下书信 三勇士夜闯八卦山	(82)
第三十四回	老剑客戏耍众庄主 赴广东十老请八卦	(108)
第三十五回	司马空八卦山投书 童海川比八步打灯	(133)
第三十六回	八卦掌巧打太极图 望云亭奋勇拿二小	(158)

第三十回 铁善寺暗伏十绝计 战月台双猛杀四寨

上回书说到双猛搅重阳，群侠有惊无险，来到东配殿廊檐下。众人往大殿以内观瞧，太师椅上端坐两位高僧，西边这位站起来晃荡荡，身体高大，魁梧奇伟，足有九尺多高。前胸宽，背膀厚，虎体熊腰，真是四楞胳膊起青线，浑身的腰子肉！往那里一站，非常结实。这位和尚长得大脑瓜，黑脸膛，黑中透亮。两道袜子眉白了，斜飞入天苍，一双虎目闪闪发光，鼻直口阔，大耳垂轮，颌下一部黄胡须苦满前胸，怎么也得有七十岁往外了。铁头皮明显显露着六块受戒的香疤拉，这是本庙二当家、监寺铁面伽蓝佛济源和尚呐。他往这儿一坐，微然一撇嘴，这份儿大了！说真的，浑身横练，骨硬如钢，出家的僧人自幼为僧，童男子啊，棒极了！你给他一刀，白砍！上垂首这位老和尚起码在八十岁往外了，中等身材，双肩抱拢，身穿黄云缎子僧袍，腰系黄绒绳，寸底黄僧鞋，白绫高腰儿袜子。赤红脸，微抬眼睑，慧目放光，鼻如玉柱，唇似丹霞，大耳相称，颌下一部银髯。头上明显显露着六块受戒的香疤拉，背插麈尾，面目慈祥。他就是铁善寺的方丈主持、当家的济慈和尚紫面伽蓝佛。

老少群雄都奔东配殿，来到东廊下大家纷纷落座，海川告诉刘俊把爷儿几个带的行李完全搁在东配殿里头。这包袱可不少呐，起码也有好几十个，刘俊全给拿进去了。然后把

自己的包袱也放在里面，就连海川的龙批大票跟他在麒麟山洗砚池得的墨鱼皮也放在里面了。刘俊出来，准备茶水招待众位群雄。

等所有的人落座后，侯振远、童林二位才过来细问于恒：“兄弟，你跟虎儿小子没在一块儿吧？”“在一起呢。”“那么在一块儿，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他又在下面席棚呢？”于恒说：“有一天，我们四个人住在一个店里，人家后门那儿有匹骆驼，不是长脖子马，也不是小耳朵驴，是骆驼。虎儿非要骑，把我还给拽了一大跟头，他骑人家骆驼跑了。人家本家来了，那我还不跑吗？我又把人家那杵给偷跑了。坏事包张旺跟孔秀他们俩也跑了，我就一个人下来了。可是我一个钱也没有啊，傻兄弟我苦极了。”“嗷，兄弟你苦，哥哥我知道。”于恒接着说：“那天天快黑了。我碰见一只大猫，敢情是老虎，它要吃我，我真急了，给了它一拳头，把它给打死了。我又碰上一个和尚，人家和尚把我带到他的庙里，那老和尚叫什么水晶肘。”“什么水晶肘？是不是叫水晶和尚亚然呀？”“对，叫水晶和尚！岁数不小了。他问我吃饭了么？我说我得吃肉，他们就弄虎肉让我吃，结果我拉稀了，拉人一院子屎。”海川心说：我这傻兄弟真有出息！“第二天病了，老和尚把我带到他那屋里去，让我休息，给我治病，慢慢儿好了。来了一个姓王的老头儿，他说铁善寺的和尚要跟你们俩玩命，非要把你们两个人宰了不可。他们在月台底下装了三缸炸药，这药捻子通到庙外头，绝户计不成，最后就点这药捻儿，让你们两个人，还有你们带的人跟这铁善寺同归于尽。”“啊？”老侠侯振远一听没吓死，这里头还有王爷呢！侯老侠急忙问：“那么，那么这个事情？”

“你，你着什么急啊，你知道我这人说话快不了，着什么急？”老侠侯振远心说：我是个不着急的人，可说这个，我还不着急啊？傻小子接着说：“知道这事我也着急啊！我说这怎么好？老和尚问我，你还上铁善寺去吗？我说我找老头哥哥、林儿哥哥，和尚要害他们俩，我怎么能不去啊，我们哥儿几个死就死在一块吧。”哎哟，老侠侯振远听这话，这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眼泪险一些没下来。就说傻兄弟这人，心眼诚实，他跟我跟童林的心是一个，这意思是死都愿意死在一块儿。”兄弟，你往下说吧。”“我呢，就打老和尚那破庙出来了，人家给俩钱儿我全花完了，我挨饿了。我走到一个大山沟，看人家很多人拿着碗盛牛肉、吃大馒头，我以为那是许愿的，施舍馒头和肉呢！敢情不是，我跟人家干起来了，把一个小工头的手指头给咬掉了。”童林一听，嘿！你可真有出息的，跟人家打起来了。”你瞧，我这身衣服是新的，那是人家给我做的。因为我在那碰见我表弟了，他们在那儿当头儿呐。小五儿、小六儿过去在家里打抱不平，结果叫官府抓得很紧，他们就跑了，跑到懒龙沟当头儿了。人家给我换了衣裳，给我做牛肉吃。我把铁善寺的事情这么一说，他们俩说不要紧，就带着人趁晚上天黑把那地沟刨开，把药捻子都给弄出来了。现在他要再点呀，就点那捻吧，后头什么都没有了，这月台底下就剩仨空缸了！我今儿一清早来，就碰见我们虎儿了，他给了我解药，我跑这忍着来了。”老侠侯振远想：铁善寺欲置我和童林于死地，安排这样的狠毒之计，他自认为很聪明，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老天不佑恶人！你们是出家人办这事，可万万没想到，这样周密的计划竟让两个傻小子给搅了！虎儿小子冒充铁善寺的人，使群

侠化险为夷，顺利过关；牛儿小子把地雷给破了。侯老侠感激地说：“太好了，太好了，哥哥我谢谢你。”“甭谢了。”这时孔秀、张旺过来了，还拿着杵呐。“唉呀，阿弥陀佛，你真把我急死了。虎儿小子跑哪去了，爷儿们，你怎么跑这来了？”“哎呀，牛儿小子你怎么跑到这旮里来了？”“我不跟你们费话了，我那杵拿来了吗？”“这不是在这旮里呢！全搁在八仙桌底下了。嗷，我再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于恒问：“你给我介绍谁呀？”“哎呀，师弟你过来。”胼肋犀牛吴霸过来问：“师兄，什么事？”孔秀指着于恒说：“这是咱们本门本户的新师叔，也是咱们师父的师弟，他叫叱海金牛于恒于宝元。”孔秀又对傻小子说：“牛儿小子，这是你师哥给你收的师侄，叫胼肋犀牛吴霸。”这个吴霸可不敢亏礼，趴地下道：“师叔在上，侄儿吴霸参拜。”“小子，小子，起来，我长这么大没人给我磕过头，你给我磕头干什么，你就记住我是牛儿小子就行了。”吴霸一想：我这傻师叔是个糊涂虫啊！“你就坐这儿吧。”他们四个人坐在一块儿了。

这个时候，薰香烧起来了，工夫不大，可就倒下了不少人，奇怪的是，所有东配殿的来人，甭管老的、小的，有一位算一位，一个没被薰倒，而铁善寺请来的山南英雄、海北豪杰，眼瞅着往下倒。济慈和尚看着新鲜，便问济源：“师弟，你看见没有，东西两廊下解药颠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赵远峰、赵小乔父子二人在山下是怎么办的人？东廊下的人都闻解药了，怎么咱们约请来的人一位闻解药的也没有啊？”“是啊，小弟也正在纳闷儿。”“来人呐。”济慈一抬头，两旁边站着和尚、小沙弥足有二十位，还站着许多俗家弟子，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座山雕彭飞彭万里、紫面龙君罗

烈罗焰光全都在这儿，还有两位大和尚的四大弟子：法本、法铎、法广和金面猫法通也在旁边侍候着。老和尚一叫，狠毒虫法本就过来了：“伺候师父。”“法本，山口外头你安排谁了？”“禀恩师，弟子安排的是黄风鬼燕凯燕二寨主，还有赵远峰、赵小乔父子二人以及二百名长矛手。”“不对！你看看，东廊下都有解药，西廊下我们请来的人一个有解药的也没有，赶快派人把解药拿来送到西廊下去。”法本吩咐人去拿解药，然后回来。济慈说：“燕凯不至于不认识咱们的人呀？”“是啊，弟子我到山下去看看吧？”“快去，速报我知。”法本答应着打铁善寺出来，顺着山门往下走，一直赶奔山下。越走越近，老远地就瞧见了骆驼在那儿，心想：没错！赵远峰、赵小乔父子当中有个黄脸大个，可自己不认识。这甘虎也琢磨着，人家不可能老不知道啊！他加着很大的小心呐。这会儿便对赵家爷子说：“哈哈，哎呀，我看这人上的不大离儿了。”“燕寨主，我们父子俩谢谢您。今天没有您，这场事可就干了。这个您看，满盘满碗，全始全终。”这时候法本来了，赵远峰、赵小乔一见，忙说：“法本师父，你来得太好了。黄风鬼燕二寨主今天一早就到了，不然的话，今天这事可就办砸了。”甘虎心说要坏。法本一瞪眼：“他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黄风鬼燕凯在哪呢？”“啊？”赵远峰、赵小乔父子俩不由得各自回头，一个往左，一个往右，爷俩看着甘虎问：“你是谁？”甘虎早琢磨好啦，等这爷俩往自己这一瞧，他两只手攥好了拳头，照着这爷俩的脸上，咚咚两拳，把爷俩就打着了，连人带椅子“咔嚓”就摔倒了。傻小子甘虎一个箭步，顺着桌子就蹿出去了，把骆驼解下来，一骗腿上了金睛雪花驼。“哈哈，拿我当燕凯了！

小子，我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之徒霹雳狂风甘虎！明白吗？爷们儿，我走了。”一催骆驼就下去了。赵远峰、赵小乔一听，这才知道上当了。一拉三截棍，哗楞楞就要追。法本给拦住了：“等等，等等。”“法本师傅，您看我说我们不认识他，您告诉我们黄脸大个儿，带着杵，有骆驼，这没错儿呀！我们问他是燕凯吗？他也说是。哪知道他是霹雳狂风甘虎。我们把燕凯燕二寨主射死了。”法本一问：“怎么回事？”“您要问，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回事儿。”赵远峰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嘿嘿！二位呀真有点意思，得了，你们要到庙里去，会担不是的，趁早带着二百名硬弓手回转洞庭湖，走吧。”这爷俩走可是走，刚回到洞庭湖，又叫人家给请去了。谁给请去了？现在还不能提，到了时候，您就明白了。

法本派人拆席棚，自己便往回来，到了大雄宝殿之内见方丈，把刚才的事情细说一遍。济慈、济源十分生气。济慈问法铎和法广：“你们两人在甘家堡的时候就认识童林了吧？”“不错，我二人被擒的时候认识童林，也认识侯振远。”“好吧，你们两人出去瞧瞧，看看他们来了没有？”法铎、法广两个和尚出来往东廊下一看，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早到了，同时也发现了王爷、西方侠于成，这些人他们都认得。老侠侯振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也在。两个和尚回来了：“师父，白马河甘家堡的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也在他们那边，还有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髻叟于成和那个王爷也在，而且侯振远、童林也都来了。”“阿弥陀佛，好吧，你马上到东廊下去，就说我弟兄二人有请镇东侠侯振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二位施主大雄宝殿以内谈话。”“是。”

法铎答应着，赶紧从几案上把户书拿起来，拿出两位方丈的名片，转身形往外走，顺着月台边上一直往东来到东廊下，直接就到王爷跟于老侠、侯振远、海川他们爷几个这张桌前了。“阿弥陀佛，侯老侠客。”老侠侯振远赶紧一抱拳：“嗷，高僧，您有什么事啊？”“奉我家两位方丈之命，面见侯老侠和童侠客，这是我家方丈的名片。”说着把名片交给侯振远。侯振远、童林都看完了，道：“高僧啊，两位方丈有什么吩咐吗？”侯老侠，童侠客，我家方丈有请你们二位到大雄宝殿以内一谈。”“哈哈哈哈哈，好吧，既然高僧吩咐，我弟兄敢不从命？请！”“你们二位稍候，我到大雄宝殿以内回禀一声。”说完以后，法铎转身形回大雄宝殿了。

老侠侯振远站起来，伸手把宝剑摘下来了，往桌上一放，王爷给接过来，说：“海川呐，你跟着哥哥到大雄宝殿与两位高僧见面，有这么句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一切都听老哥哥的，你不要自作主张，也不要孟浪行事。”“是，童林知道。”这样，老侠侯振远在前头，海川在后头，可就奔大雄宝殿来了。

刚来到堂阶下，法铎领着济慈、济源也从大雄宝殿里出来了。济慈在前头，济源在后头。说真的，济源这个头儿可比济慈高得多，济慈合掌打问讯口诵佛号：“阿弥陀佛，侯侠客，童侠客。”“哎呀，二位高僧。”老侠侯振远乐乐嘻嘻躬身施礼，一抱拳：“不知道二位高僧呼唤我弟兄，有何吩咐？”“哈哈哈哈哈，二位侠客，你们二位老位莅临敝寺，门头僧又没有通报，我弟兄也不知道，恕我弟兄有失迎接之罪！万望二位侠客多多原谅！”“高僧，说哪里话来，我弟兄二人此番应邀来至铁善寺，冒昧造访，还望高僧多多海涵！”“啊，

老侠客，客气了。”济慈一边说着话，一边微抬眼帘，看着侯振远跟童林。老侠侯振远确有一番丰采，童海川虽然衣不惊人，但是浑金璞玉，看得出来有很好的功底。“好吧，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禅堂内待茶。”这样，侯振远、童林随二位高僧来到大雄宝殿内。

座位已给准备好了，客座上侯振远、童林，主座上就是济慈跟济源。坐下以后，献上茶来。这地方儿，应当请人家和尚先说话，但是童林先搭茬了。海川一抱拳：“不知道二位方丈有何法谕，将我弟兄呼唤至此？请方丈明白赐教。”说真的，济慈、济源对于童林很注意，一瞧这个小伙子一坐下，不容侯振远说话他就搭茬儿，就知道这个人性情十分直爽。济慈合掌当胸：“童侠客，静心安坐，小僧有下言上陈。”童林点头：“愿闻二位高僧的高论。”“哈哈哈哈哈，小僧弟兄隐居在铁善寺多年了，从来也没有出过庙宇。最近听江湖上的传言，阁下打江西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小僧耳内灌满了阁下的威名。风闻阁下要跟我铁善寺的弟子为仇作对，说兴一家武术，要灭我铁善寺的山门。小僧一想，不可能啊？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此僧家的不二法门，我可有点不信，这样我就派人下山调查，但没能得到真相。不过铁善寺的弟子有几拨儿回到了寺里，说出一些事情，老僧虽然不信，可也不能不信。此如说太湖中山狮子寨的孟恩他现在这儿，他回来叙说你弟兄在太湖中山狮子寨飞扬跋扈；青水潭烈焰寨的弟子紫面龙君罗烈回到山中哭诉一番，他的小小山寨经营多年，心血费尽，结果被你们弟兄二位侠客一火焚毁；金银乱石岛九家弟子前后被你们弟兄给杀害了，难道说这些不是真的吗？话虽如此，但恐此话经过弟

子之言，很有出入，我弟兄还不信，为此设立九月九重阳大会，特约阁下，并奉请侯老侠二位到此，小僧与二位侠客直接谈。童侠客要没有灭我铁善寺山门的心，就请阁下当众说明。小僧弟兄也不能过于谨慎，我愿意跟二位侠客在此焚香盟誓，以明心迹。不知道您认为怎么样？”济慈说完以后，济源在旁边打问讯：“如果童侠客确无此事，咱们明心以后，要对普天下英雄在月台上宣布此事，以释前嫌，免得日后互相猜忌，因为这个倒闹出事来，反为不美。今天，小僧我们弟兄二人请侠客来了，实为两家和好，不知二位侠客的心意如何？”海川是个直爽人，一辈子不会说谎话，有这么回事，就是有这么回事，没有这么回事，刀搁在脖梗上至死也不能认。海川听完了方丈的话，往起这么一站身，一抱拳道：“二位高僧啊，我童林在江西卧虎山学艺十五年，这不假，奉恩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自立一门武术，这也不假。但要说我童海川有灭铁善寺之心，请问方丈，我们与您风马牛不相及，谁也碍不着谁，为什么要灭您铁善寺的山门呢？这只是江湖上的一种传言，一种捏造。不过有这么句话，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他们要在两位方丈面前搬弄是非，挑拨我两下不合，但方丈很英明，您把我童林跟我哥哥约到这儿了。我童林绝无此事，如果方丈不信，您可以去调查。再说，你们几位弟子也都在这儿，实之本有，实之本无，实话实说，中山狮子寨到底怎么回事？青水潭烈焰寨到底怎么回事？甚至于金银乱石岛，我们把你们铁善寺的弟子是杀了几个，可有一样儿，为什么杀的？方丈，事情不明个究竟，这又怎么能成呢？”“阿弥陀佛，童侠客口快心直，老僧怎能不信，侯老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老人家侯振远一抱拳：“二

位高僧，我侯振远弟兄二人隐居山东，年近八旬，本想抱着胳膊根儿忍在家中不再出世了。好兄弟童林约我出来捉拿的是二小，请的是国宝，因为有杭州擻事起，没有法子，我弟兄才到了杭州。所有的实事，我想我不说，高僧也明白，我兄弟童林兴一家武术，确实不假，我侯振远敢指天为誓，绝没有灭您铁善寺山门之意。您也是门户，我也是门户，我们互相尊敬都唯恐来不及，何必还要互相争夺呢？高僧，这个您放心吧。”“好，两位侠客既然这么说，我弟兄绝不能不信了。好吧，马上告诉小和尚，准备香案，我们要焚香盟誓。”

就在大雄宝殿以内，把净水盆拿过来，几位都洗了洗手，然后每人焚上一炷香，插在香炉之内。他们四位都跪倒了磕头，一起朗诵：“过往神明听真，弟子济慈、济源于今年九月九日设摆天下英雄会，把侯振远、童海川二位侠客请到庙中，把以往之事说明，并无侵害之意。重阳会以酒宴待人，并无歹意，其中若有相害之心，天必诛之。”说完以后，两个和尚都高声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看来他们好似心口如一。真要是那样，童海川多交几个朋友，在江湖绿林道多有一份力量，将来为自己兴一家武术，永远结上盟好，这不成了吴越一家了吗？其实呀，两位和尚可不是这个心呐，明中结好，暗中设摆绝户计，口是心非，不借那数百年清静禅林，欲将杯盘之地变为干戈之场了。

和尚说完了，海川跟侯振远哥俩也在这跪着，海川说道：“过往神祇在上，信士弟子侯振远、童林一禀虔心对天一表，我童林兴一家武术乃奉师之命，绝无伤害铁善寺之心，侯振远也没有助纣为虐之情。如若我弟兄心口不一，愿死无葬身之地。”弟兄二人把誓盟完了，也站起来了。两个

和尚打问讯：“阿弥陀佛，二位侠客言重了，请二位侠客坐下一谈。”这样重新坐好，把香完全撤下去了。海川心说成了，但是老侠侯振远可明白，这和尚绝对是口是心非，不怀好意，才说：“既然我们哥俩儿跟方丈在神前盟誓了，不知道二位方丈还有什么法谕？”“哈哈哈哈哈！”济慈微然一笑：“小僧刚才跟二位侠客在大殿内盟过誓了，恐怕天下的英雄与本庙的弟子未能周知。我马上命徒弟到月台上当众宣布，也好表明我们自此亲善和睦，为的是叫尽人皆知。天下武术本是一家，万朵桃花一树开。”这时济慈又对法铎说：“你到月台上当众宣布此事。”“阿弥陀佛，弟子遵命。”说完以后，法铎来到月台上，上了台阶往那一站，合掌打问讯：“阿弥陀佛，众位宾朋，请压言吧。天下的豪杰，众位侠客义士，各路英雄，保镖的达官，占山的山王，落草的寨主，还有本庙的门人弟子，大家听真：如今敝庙方丈设摆重阳会的宗旨，就是因为童侠客兴一家武术，声言要灭我铁善寺的山门。方丈命人下山调查，也未明真相，故尔设此重阳大会，请童侠客、侯老侠来到庙中，当面质问。结果，侯侠客、童侠客口口声声提出，并无其事，这不过是外面的风传。为此方丈与侯、童二位侠客焚香盟誓。这样，我在月台上宣布，使众位皆知，童侠客与方丈在神圣之堂已经说好，自此合为一家，天下英雄休要猜疑，特此宣布本庙方丈谕下，请各位英雄落座，一起畅饮开怀，痛饮三觥。”

说完以后，法铎退下来回到大雄宝殿以内。虽然离着很远，海川、侯老侠以及东廊下所有的人完全都听真了。法铎施礼：“禀报二位老人家，弟子奉命，已经在月台上当众宣布了。”两个和尚点了点头。海川心里可老大不乐意呀，听

你们的话茬，好像是把我们哥俩揪来一样，到这儿当面质问我们，我们两个人跪在这儿陈述一番。分明把铁善寺说大了，压我童林一头。但是，这么些宾朋为此事来到铁善寺，宁愿和平了结，也不愿意打起来，所以英雄把这口气往下咽了。门户嘛，还得一点儿一点儿的创立，也不是一句话的事。“二位高僧，既然已经在佛前盟誓了，也在月台上宣布了，还有什么事吗？我童林愿闻。”“哈哈哈哈哈，童侠客，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事了。重阳会天下的英雄聚集在此，机会难得呀，打算请众位英雄入座，咱们大家伙畅饮三杯。然后，不管是谁，如果一时技痒，可以在月台上练两下功夫，留作纪念，弟子们上台也可以。如果有绝艺，也可以在台上献艺，也可以邀请各方的英雄侠义，到月台上当场比试，较量三合。哎，童侠客，侯老侠客，您二位听清楚了吗？这个较量，可不是杀人流血，武术讲究点到而已，以武会友，只不过是让天下英雄品评品评每位的绝艺，您看好吗？”童林一听，心说：你和尚什么心思，我全都明白，你就是仰仗铁善寺的势力，压我童林一头。童林说：“哈哈哈哈哈，高僧啊，您所说的太好了，我童林唯命是听。”说着话站起来了：“哥哥，咱们跟方丈告辞吧。”老侠侯振远也站起来了：“高僧，要是那样，我和我兄弟童林，就和二位告辞了。”“请请请。”两个和尚依然送到大雄宝殿的堂阶下，执手作别，然后回到殿内去了。

这哥俩遛遛达达来到东廊下，大家伙儿都在这儿呢，尤其是王爷很着急：“海川呐，两位方丈相邀你们弟兄二人，不知所议之事怎么样了？”海川一边坐下一边说：“两位方丈也不过是让大家伙儿喝杯酒，练练艺的意思。”就把方才的

事情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正在这个时候，好多小沙弥出来，拿着托盘，里头摆着各种精致的菜肴和美酒，一桌一桌地送。余外还有点心，每桌全有。东廊下的人，除了叱海金牛于恒、霹雳狂风甘虎、胼肋犀牛吴霸、坏事包张旺和蛮子孔秀，他们五个人的这张桌显得忙乎，一边吃，一边抢人家边上那张桌的拿过来吃，剩下的都很文明。爷儿几个这儿正察看动静，突然从大殿里蹿出一个人来，垫步拧腰，“噌”一下就上了月台。大家伙儿一看这人，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缠头，身体很利便，黄头发黄脸膛，花绞的眉毛，十分精神。海川一瞧，认得是太湖中山寨的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

海川跟侯老侠从大殿一走，济慈、济源归座位。“师兄啊，您看得出来吗？侯振远还可以，那童林年轻，焉有不愤之意？”济慈一发狠：“师弟，今天已经都来了，机会焉能错过？必要置侯振远、童林于死地方称我弟兄的心头之愿。如果这条绝户计仍旧不成，那我弟兄只有奔凉爽亭去点地雷，让童林、侯振远与这铁善寺同归于尽。”“好吧。”济源点了点头，两个和尚下了决心。“你们谁上去垫垫场子？”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一抱拳：“弟子愿往。”说完了以后，孟恩马上收拾，短衣襟小打扮紧身利落，抬抬胳膊腿，周身上下合适，不绷不掉，这才打垫步拧腰出来，站到月台上，抱了个罗圈揖：“众位，在下我是铁善寺的门人弟子，姓孟名恩字少伯，有个小小的美称金头狮子。众位，我金头狮子孟恩奉两家方丈之命，登上月台趁大家饮酒高兴之际，我献两手粗糙的笨艺，以博识者一笑。我练完了以后，众位，咱们就算开了场子，天下的英雄豪杰、武林道在场的宾朋，哪一个愿登月台献艺的，都可以。”说完以后，他往后一撤步：“现在

我说练可就练了，本来练不好，抛砖引玉吧！”只见他一下腰，一攥拳，练了一趟“大红拳”。他这趟大红拳打得还真不错。托钵式，站中央，倒退步，最难防，上打乌龙探爪，下用撩阴陶裆，张生反身跳粉墙，探马掌令人难防，天师雷独一掌，老君八卦献阴阳，令人难搪。“啪，啪，啪”练完以后，行家看门道，力巴看热闹。走行门让过步，行有行门，过有过步，真是拳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行腿如钻，行若猿猴恰似狸猫，滴溜溜地打旋。打完了这套拳，往这儿一站，气不涌出，面不更色，恭恭敬敬。这时候，东月台下没人。童林他们都在东配殿坐着，由于人少，掌声也不热烈。西月台下可就不一样了，二百多人，桌子一张挨着一张，孟恩刚一连完，掌声四起，喝采声不断。孟恩孟少伯面有得色：“众位，在下献完了艺，哪位高兴，就可以登台献艺了！”说完以后，他转身下台阶就走了。刚说到这儿，有人高声喊喊：“好吧，在下我笨鸟先飞，给众位练趟功夫，孔圣人门前卖百家姓，这叫‘班门弄斧’，只不过是给大家助一助酒兴，提一提精神。”这个人说着话，随着声音，蹿上了月台。这时候孟恩已经退下去了，这个人脚尖一点月台，往这儿一站，大家伙儿这么一瞧，这个人身上穿白绸裤褂，脚下白袜子搬尖洒鞋，绒绳扎着腰，往脸上看，白绸子绢帕缠住了头，斜拉麻花蝴蝶扣，白生生的一张脸，两道细眉，一双吊角的小眼睛，小鼻头，薄片子嘴，两耳无轮。他站在月台上，觉得耀武扬威。“天下英雄听真，各路豪杰听清，在下乃是广西洪水江的人氏，姓徐名叫徐文，草号人称惜花羽士，自幼喜爱枪棒，当然，咱练得不好。今天被铁善寺邀请来，我也没有别的，献手儿功夫，让大家看着一笑就成